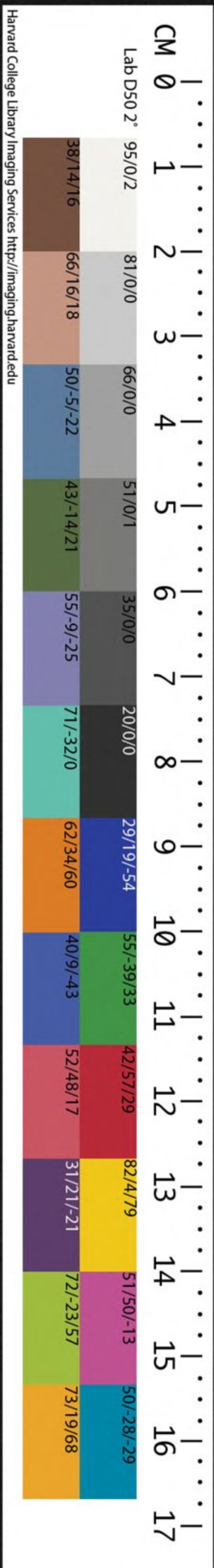


30

T2662/1133(30)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9 1959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元紀十一

起至正甲午盡至正辛丑凡八年

順皇帝三

至正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冰皆成五色花草  
繪畫三日方解 丁丑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  
兒好事迎白傘蓋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  
刺麻選僧一百八人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  
官自給之母擾于民 時江淞兵起京師食不足命  
吏部侍郎貢師泰詣淞西和糴得糧百萬石 三月  
癸亥朔日有食之 翰林侍講學士致仕黃縉字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元集通鑑 卷之十三  
卿婺州義烏人以進士累官至江淞儒學提舉年六十七告歸侍親以秘書少監致仕未幾召拜翰林直學士尋陞侍講告歸復追還京脩宋遼金三史爲總裁官後得請南還優游田里間凡七年卒縉天資介特蒞官清白月俸弗給鬻產以佐其費在朝廷特立無所附文辭謹嚴而精至所著書有日損齋稿三十三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 立南陽鄧州等處毛葫蘆義兵萬戶府募土人爲軍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 六月辛卯朔張士誠攻揚州達識帖睦爾兵敗諸軍皆潰

士誠尋陷盱眙及泗州命刑部尚書阿魯於海寧州等處募兵討之 辛未脫脫引大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士誠之衆遂遣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 初脫脫之再相也信用汝中栢由左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平章以下見其議事莫敢異同惟右丞哈麻以有德於脫脫不爲之下汝中栢因譖之脫脫改爲宣政院使哈麻深啣之至是冬十二月嗾監察御史袁賽因不花等劾脫脫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朝廷之官以爲已隨其弟也先帖木兒庸才鄙器玷污清臺綱紀之政不脩貪淫之心益



著章三上詔令也先帖木兒出都門聽旨 丁酉詔  
削奪脫脫官爵安置淮安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安  
置寧夏以河南平章政事泰不花為河南行省左丞  
相中書平章政事月闊察兒加大尉集賢大學士雪  
雪知樞密院代領其兵詔至軍中叅議龔伯璠謂脫  
脫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  
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脫脫  
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  
在弗從既聽詔脫脫頓首謝曰臣至愚荷天子寵靈  
委以軍國重事夙夜戰兢懼弗克勝一旦釋此重負

上恩所及者深矣即出名甲及名馬三千分賜諸將  
俾各率所部以聽月闊察兒雪雪節制客省副使哈  
刺答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  
相前乃拔刀自刎而死

至正十五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宣徽使黑廝為中書  
平章政事河南左丞許有壬為集賢大學士 大幹  
耳朶儒學教授鄭咄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  
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娶其繼庶母叔  
母兄嫂恐貽笑後世宜令改革繩之以禮法不報  
丁丑徐壽輝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府威順王令其



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討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燒船報恩奴敗死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叅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爲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儲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哽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帝即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命河南叅知政事洪丑驢守禦河南陝西叅知

政事述律朶兒只禦潼關阿魯溫沙守禦商州宗王札牙夫里守禦興元通政使朶來守禦山東二月己未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爲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爲平章劉六知樞密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入侍福通疾遵道專權命甲士搃殺之遂自爲丞相後稱太保丙子以達識帖睦爾爲中書平章政事初安置脫脫于淮安既又移置亦集乃路三月辛丑臺臣猶論其謫輕故再徙雲南之



元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鎮西其弟也先帖木兒徙四川礪門長子哈刺章肅  
州次子三寶奴蘭州仍藉其貲產 夏四月癸酉以  
左丞相定住爲右丞相平章政事哈麻爲左丞相太  
子詹事桑哥失里爲平章政事雪雪爲御史大夫哈  
麻爲相雪雪爲御史大夫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  
弟矣 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以軍士乏糧之故  
遂驕傲不遵朝廷命令軍士又往往剽掠爲民患六  
月癸酉監察御史也里忽都等劾其慢功虐民詔削  
其官仍令率領火赤溫從征總兵官平章政事答失  
八都魯總領其軍尋以爲河南行省平章 是月我

大明

太祖皇帝起兵謀渡江取金陵患無舟楫而巢湖水  
寨軍帥俞通海等率衆萬餘船千艘來降

太祖顧謂諸將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  
濟矣遂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  
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引舟東下首克牛渚磯遂進  
攻太平拔之耆儒陶安李習率父老出迎安因獻言  
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  
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  
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



天應人而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遣諸王失里門  
四川左丞沙刺班等各率兵守禦山東湖廣四川諸  
路及招諭濠泗諸起兵者中書左丞許有壬言朝廷  
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女子玉帛而  
無鬪志遂倡爲拓降之策耳不聽 八月戊辰以平  
章政事達識帖睦迺爲江浙行省左丞相時江淮繹  
騷南北阻隔詔許達識帖睦迺便宜行事乃任用非  
人肆通賄賂賣官粥爵惟視貨之重輕爲高下由是  
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徃徃淪陷亦恬不爲意 先  
是帝謂丞相定住曰敬天地尊祖宗重事也近年以

來闕於舉行當選吉日朕將親祀郊廟務盡誠敬不  
必繁文卿等共議典禮從其簡者行之遂命右丞幹  
朶左丞呂思誠領其事哈麻奏郊祀之禮以太祖配  
皇帝出宮至郊祀所便服不設內外儀仗教坊隊子  
齋戒七日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二日在大明  
殿西幄殿一日在南郊祀所壬辰親祀上帝于南郊  
以皇太子爲亞獻攝太尉右丞相定住爲終獻 初  
脫脫貶雲南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  
脫脫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  
是再徙阿輕乞之地惠發軍圍之已未哈麻矯詔遣



使賜之鴈遂卒年四十二○史臣曰脫脫事君始終不失臣節惟惑於群小急復私讐君子病焉 答失

八都魯大敗劉福通等於大康遂圍亳州福通挾其

僞主韓林兒走安豐 詔有水田處置大兵農司招

集人夫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

定河間武清景薊共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戶所四

十八鎮撫司四 詔濬大內河道命宦者埜先帖木

兒董其役埜先帖木兒奏自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

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者答失蠻董之

至二十六年春正月辛亥以搠思監為御史大夫復

以定住為右丞相 倪文俊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

輝據之 初左丞相哈麻既相以前進西僧為恥告

其父秃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道人主以正今秃魯

帖木兒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人必議我顧我亦何

面目見天下士乎且上立日久昏暗何以治天下皇

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其妹

聞之歸告其夫秃魯帖木兒恐太子既立則已必先

誅即以聞於帝然不敢斥言淫褻之事第曰哈麻謂

陛下年老故耳帝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謂我為

老耶因與謀去哈麻及其弟御史大夫雪雪計已定



有旨哈麻與雪雪母入朝御史大夫搠思監因劾奏  
二人罪惡帝曰哈麻兄弟雖有罪然侍朕日久且與  
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自效既而省臣復糾其  
罪不已丙辰遂詔安置哈麻惠州雪雪肇州比行皆  
杖死初也先帖木兒就貶籍其家貲以賜哈麻及是  
籍哈麻家前所得之庫藏封識固未嘗啓也時中外  
皆謂帝怒其譖脫脫兄弟之故而不知其罪由於不  
軌以是人皆快之 張士誠陷平江據之遂陷湖州  
松江常州諸路初或謂士誠有降意遣集賢待制烏  
馬兒孫撫持詔往諭之士誠拘之一室迫使降撫詬  
斥不絕及士誠徙平江撫與士誠部將張茂先者謀  
遣人約鎮南王刻日進兵復高郵語世遂遇害

太祖帥諸軍水陸並進至江寧鎮攻陳兆先營破之  
進圍集慶南臺御史大夫福壽數督兵出戰盡閉諸  
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不能支三月庚寅  
城陷百司皆奔潰福壽乃獨據胡床坐鳳凰臺而指  
揮左右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重臣城存則生城破  
則死尚安往哉俄而亂兵四集遂遇害事聞贈丞相  
追封衛國公謚忠肅

太祖入城召官吏耆老諭之曰吾率衆至此為民除



亂耳爾宜各安職業毋恐於是民大悅更相慶慰遂  
改集慶路為應天府 丁酉立行樞密院于杭州命  
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爾兼知行樞密院事節  
制諸路軍省院等官並聽調遣凡賞功罰罪招降討  
逆許以便宜行事 戊申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運  
糧萬戶其兄國璋為衢州路總管 先是童謠云李  
生黃瓜民皆無家至是六月彰德李實如黃瓜 初  
江南始亂達識帖睦爾等屢敗議者以為苗軍可用  
遂自保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淮南殺賊以功累官江  
浙行省參政至是月張士誠兵破杭州平章政事左

答失里戰死丞相達識帖睦爾遁入富陽完者乃自  
嘉興引苗軍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兵復其城達  
識帖睦爾乃還 九月庚辰汝穎賊李武崔德等攻  
陷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同知  
樞密院事定住引兵復潼關河南平章伯家奴以兵  
守之未幾寇復陷潼關伯家奴兵潰豫王復以兵取  
之李武崔德敗走 冬十月丁未星隕大名化為石  
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墮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  
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 初  
江東蕪訪使褚不花與副使劉申捍禦淮安申守韓



信城勢相掎角不華復上章劾總兵逗撓罪狀總兵者恚之檄申別將兵擊賊以困不華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絕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德秀僅以身免運米盡沒於賊由是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饑者什道上人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蛙鳥雀及靴皮鞍韉革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徹室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荆棘力既盡乙丑城陷不華猶據西門力鬪中傷見執為賊所齎于伴哥亦死不華守淮安五年大小數十百戰精忠大節

人比之張巡云初同簽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霄建議以淮安為南北噤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援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南之地及自沐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總砦又於介中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屯糧而食然後進有援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者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



復可圖也時不能用 先是長搶軍鎖南班等叛寇  
宣州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致仕汪澤民居宣州或勸  
澤民去澤民曰我雖無官守故受國恩臨死愛生非  
臣子節留不去至是寇益衆城陷澤民不屈死之事  
聞贈行省左丞追封譙國公謚文節

至正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李武崔德  
破商州攻武關遂直趨長安分掠同華諸州三輔震  
恐時豫王阿剌忒納失里及省院官皆洵懼計無所  
出行臺治書侍御史王思誠曰察罕帖木兒之名賊  
素畏之宜遣使求援此上策也守將恐其軋已論久

不決思誠曰吾兵弱旦夕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察  
罕帖木兒曰河南陝西兩省互爲唇齒陝西危則河  
南豈能獨安察罕帖木兒新復陝州得書大喜遂提  
輕兵五千與李思齊倍道來援遇賊轉戰殺獲無算  
餘黨皆潰散朝廷論其功 二月以察罕帖木兒爲  
陝西行省左丞李思齊四川左丞

太祖遣徐達攻常州進薄城下張士誠遣其弟士德  
以數萬衆來援達伏兵擒之由是士誠氣沮乃奉書  
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  
以爲犒軍之資



太祖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許其歸我使臣將校即當班師士誠得書不報復誘我新附義兵達請益兵圍之三月壬午遂拔其城甲午毛貴陷益都益王買奴遁自是山東郡縣皆陷乙未遂以江淮行樞密院副使董搏霄爲山東宣慰使兼知樞密院事率不蘭奚擊之既而中書省臣言出東般陽益都相次而沒濟南日危宜選將練卒信賞必罰爲保燕趙計以衛京師不報御史張禎上疏陳十禍以輕大臣解權綱事安逸杜言路離人心濫刑獄六者爲根本之禍以不慎調度不資群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四

者爲征討之禍其所言多剴切其論事安逸不明賞罰二條尤中時弊大畧以爲陛下因循治安不知防慮今海內不寧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脩實德以答天意推至誠以回人心凡土木之勞聲色之樂宴安鴆毒之惑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乃泰然處之若承平無事時此事安逸所以爲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爲功指虛爲實大小相瞞內外相依其性情不一而邀功求賞則同是以有覆兵之將貪婪之將怯懦之將曾無懲戒所經之處鷄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



遊說者及以克復受賞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不過三四縣而江淮千里所在蕭條如此而望軍旅不乏餽餉不竭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况以地力有限之費而供將帥無窮之欲哉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皆虛名也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穎上之兵視其所向駸駸可畏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爲征伐之禍者也疏奏不省旣而執政惡其訐直除山南道庶訪僉事 夏四月丙午監察御史五十九言

今京師周圍雖設二十四營軍卒疲弱素不訓練誠爲虛設倘有不測誠可寒心宜速選擇驍勇精銳衛護大駕鎮守京師實當今奠安根本固結人心之急務况武備莫重於兵而養兵莫先於食今朝廷撥帑鈔錠措置農具命總兵於河南北克復州郡且耕且戰甚合寓兵於農之意爲今之計權命總兵官從宜於軍官內選委能撫字軍民者兼路府州縣之職務要農事有成軍民得所則擾民之害亦除而匱乏之憂亦釋矣帝嘉納之 六月丙辰監察御史脫脫穆兒言去歲河南之賊窺伺河北惟河南與山東互相策



應爲害尤甚爲今之計當遴選能將就太不花答失  
八都魯阿魯三處軍馬內擇其精銳以守河北進可  
以制河南之侵退可以攻山東之寇庶幾無虞帝然  
之 已未以帖里穆兒老的沙並爲御史大夫 劉  
福通犯汴梁分軍三道遣關先生破頭潘等寇晉冀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趣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  
振 秋七月己丑鎮守黃河義兵萬戶田豐叛陷濟  
寧路分省右丞失理門遁義兵萬戶孟本周攻之豐  
敗走本周還守濟寧 監察御史迭里彌失劉傑言  
疆域日促兵律不嚴陝西汴梁淮穎山東之寇有窺

伺燕趙之志宜俯詢大臣共圖克復之宜預定守備  
之策不報 八月乙丑以淮西叅知政事余闕爲左  
丞江淞叅知政事楊完者爲右丞方國珍爲叅知政  
事 時苗軍素無紀律肆爲抄掠所過蕩然無遺時  
達識帖睦邇方倚完者爲重莫敢禁遏故完者雖陽  
尊事之而生殺予奪皆決於已矜驕日肆不可復制  
達帖睦邇僅署成案而已 張士誠寇嘉興屢爲楊  
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  
帖睦邇以其反復不可信不許完者固勸乃承制假  
江淞廉訪使周伯琦行省叅知政事至平江招諭之



士誠始要王爵達識帖睦邇不許又請爵爲三公達識帖睦邇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雖便宜行事然不敢專也完者又力爲之請達識帖睦邇外雖拒之實幸其降又恐忤完者意遂授士誠大尉其弟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其黨皆授官有差於是朝廷以招安士誠爲達識帖睦邇之功加大尉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脫脫謬劾陝西行臺御史劉希魯等遂不爲公論所與後爲江東廉訪使遇長搶賊寇陷寧國倉皇出見之尋遁走至是往招士誠被留平江十年不遣論者謂其遭時多艱善

於自保而致身之義爲有闕云 陳友諒沔陽漁人也嘗爲縣吏不樂會徐壽輝倪文俊兵起慨然往從之遂爲文俊簿書掾尋亦領兵爲元帥及文俊專恣心不能平至是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襲殺之遂并其軍自稱平章 是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旣陷秦隴據鞏昌遂窺鳳翔察罕帖木兒即分兵入守鳳翔城而遣謀者誘不信圍鳳翔凡數十重察罕帖木兒自將鉄騎晝夜馳二百里往赴比至去城五里所分軍張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華軍亦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不信等大潰



及李喜喜皆遁入蜀 翰林學士承旨文公歐陽玄以湖廣右丞致仕將歸帝諭留之仍爲承旨及天下盜起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皆切實可行時不能用後以中原道梗欲乞致仕由蜀還鄉復不允戊戌卒於崇教里之寓舍年八十五有圭齋集行於世 先是劉福通攻陷曹濮大名衛輝諸路大尉答失八都魯引兵擊之詔遣知樞密院達里麻失里來援分兵于雷澤濮州以禦福通答里麻失里戰沒諸軍大潰答失八都魯退駐石村朝廷頗疑其玩寇失機使者趣戰相踵敵覘知之詐爲答失八都魯通好書遺諸

路使者果得之以進答失八都魯覺知冬十二月庚子一夕憂憤死尋命其子四川左丞勃羅帖睦爾爲河南平章政事代領其軍 初隨州人明玉珍聞徐壽輝起兵乃集鄉兵屯于青山結柵自固未幾降于壽輝及倪文俊陷川蜀令玉珍守之至是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蜀中州縣皆附之 趙君用及彭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魯淮王 至正十八年春正月乙巳察罕帖木兒李思齊合兵于鳳翔 先是淮南行省左丞于闕固守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守陳友



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山下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奔  
還敵追薄城下闕遣兵扼之俄而饒寇攻西門友諒  
兵乘東門既登城闕簡死士奮擊敗之敵兵恚甚乃  
并軍樹柵起飛樓來攻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至  
是丙午池州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  
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分遣部將督三  
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筭而闕亦被十餘鎗  
日中城陷火起闕知不可爲乃引刀自刎墮清水塘  
中死妻蔣氏及妾耶卜耶律氏子德臣女安安甥福  
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

誓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事聞贈闕平章政事追封  
幽國公謚忠宣闕於五經皆有傳註爲文淳古有氣  
詩尚江左高視鮑謝徐庾以下不論也爲篆籀亦工  
比闕旣死賊義之求屍塘中具棺葬之西門外 初  
水軍都萬戶董搏霄從不蘭奚援益都而濟南方告  
急乃提兵赴濟南大敗賊兵於城下詔陞淮南行樞  
密院副使兼山東宣慰使都元帥有嫉其功者譖於  
紐的該令依前往援益都搏霄屬老且病請以弟昂  
霄代領其衆詔授昂霄淮南行院判官未幾復命搏  
霄守河間之長蘆搏霄以兵北行且曰我去濟南必



不可保癸酉濟南果陷毛貴入據之守臣愛的死之  
昂霄方立賓興院選用故官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  
屯田三百六十處時搏霄方駐于南皮縣之魏家莊  
詔遣使拜爲河南右丞甫拜命值毛貴兵卒至而營  
壘猶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搏霄曰當以死報國  
因拔劍督戰賊突前猝搏霄刺殺之無血惟見白氣  
衝天是日昂霄亦死搏霄以儒生起家爲能吏會天  
下大亂乃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  
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 毛貴率兵自河間  
趨直沽庚戌遂破薊州畧柳林逼畿甸樞密副使達

國珍戰死京師大恐廷臣或勸帝北巡以避之或勸  
遷都關陝衆議紛然獨丞相太平力以爲不可遷遂  
徵四方兵入衛同知樞密院事劉哈刺不花以兵拒  
戰於柳林貴衆潰退走濟南 時火你赤以左丞來  
守洪都舊帥道童任其將章伯顏曾顏不花捍城頗  
有功火你赤疾而撓之夏四月甲申陳友諒陷龍興  
火你赤出走道童奔撫州謀舉兵爲追者所殺 察  
罕帖木兒李思齊會宣慰張良弼郎中郭擇善宣慰  
同知拜帖睦爾平章定住總帥江長生奴各以所部  
兵討李喜喜于鞏昌喜喜敗走入蜀李思齊張良弼



同謀襲殺拜帖睦爾分總其兵 以方國珍爲江浙  
右丞 劉福通破汴梁守將竹貞出走遂入據其城  
乃自安豐迎其僞主韓林兒居之以爲都 壬寅太  
白犯鎮星 乙巳關保與賊戰於高平大敗之 庚  
戌陳友諒陷吉安路 六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初  
右丞相太不花舊與太平有隙聞其復相意不能平  
嘆曰太平漢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及在外勞苦邪時  
亦起太不花爲湖廣左丞相招討寇賊諸將皆欲進  
兵而太不花乃以養銳爲名反勒兵而退及賊攻汴  
梁守臣請援師至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勸之太不

花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旣而出軍縱掠百里  
內蕩然自是寇日蔓延不可制朝廷憂之兩遣重臣  
諭旨授以成笑皆不聽其子壽童將兵分討山東入  
奏事語言驕慢帝由是惡之會毛貴田豐等勢愈充  
斥乃拜太不花右丞相總兵進討太不花即上言軍  
行以糧餉爲先請令太平至軍中供給乃可濟事不  
然兵不能進太平知其害已也遂諷御史劾其緩師  
拒命之罪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知行樞密院事  
悟良哈台代之節制河北諸軍太不花聞有詔夜馳  
詣故部將劉哈刺不花時駐兵保定即走至京夜見



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責之俾其致太不  
花以來哈刺不花還縛太不花父子送京師未至皆  
殺之于路以察罕帖木兒爲陝西平章政事時  
關先生破頭潘等分兵二道一出絳州一出沁州踰  
太行焚上黨庚辰攻破遼州晉冀雲中鴈門代郡烽  
火數千里遂大掠塞外諸郡而還察罕帖木兒遣其  
部將關保等分兵阻隘而自勒重兵屯聞喜絳陽及  
塞井陘杜太行屢擊却之秋七月丁酉朔周全據  
懷慶路以叛降于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以兵守盩  
子城周全來戰伯帖睦爾爲其所殺全悉驅懷慶民

渡河入汴福通遣全引兵攻洛陽察罕帖木兒登城  
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先是昔班帖  
睦爾爲趙王位下同知怯忪口總管府事其妻刺八  
哈敦嘗保育趙王及是部落滅里叛欲殺王昔班帖  
睦爾與妻謀以其子觀音奴服王平日衣冠居王宮  
夜半夫妻衛王微服遁去比賊至遂殺觀音奴王得  
免事聞九月辛酉朔授昔班帖睦爾同知河東宣慰  
司事其妻雲中郡夫人贈觀音奴同知大同路事  
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宇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帝方  
溺於娛樂不恤政務搨思監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



元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三  
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燕赤不花劾奏其任用  
私人朶列及妾弟崔完者帖睦爾印造偽鈔事將敗  
殺朶列以滅口搨思監乃自請罷政壬午詔止收其  
印綬以紐的該爲左丞相御史王彝等復劾之不已  
帝終不聽 十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癸酉關先  
生兵破上都焚宮闕留七日尋轉掠遼陽至高麗自  
是上都宮闕盡毀車駕不復時巡矣旣而欲復脩之  
工役大興叅議中書省事陳祖仁上疏諫曰自古人  
君不幸遇艱虞多難之時孰不欲奮發有爲成不世  
之功以光復祖宗之業苟或上不奉於天道下不順

於民心緩急失宜舉措未當雖以此道持盈守成猶  
或致亂而况欲撥亂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宮闕創自  
先帝脩於累朝自經兵火焚毀殆盡所不忍言此陛  
下所爲日夜痛心宜亟圖興復者也然今四海未靖  
瘡痍未瘳倉庫告虛財用將竭乃欲驅疲民以供大  
役廢其耕耨而荒其田畝何異扼其吭而奪之食以  
速其斃乎陛下追惟祖宗宮闕念茲在茲然不思今  
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宮闕未復固  
無妨於臨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  
輕之乎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爲本以恢復天下爲務



元資治通鑑卷六十三  
信賞必罰以驅策英雄親正人遠邪佞以圖謀治道  
夫如是則承平之規不日咸復詎止上都宮闕而已  
平疏奏帝嘉納之

大明太祖遣將胡大海兵攻婺州久不克

太祖乃自將精兵十萬徃征之由寧國歷徽道蘭溪  
至婺進圍其城冬十月壬申拔之達魯花赤僧住浙  
東廡訪使楊惠死之改婺州路爲寧越府命知府王  
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爲五經師戴良爲學  
正吳沈徐原等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  
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

太祖旣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  
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  
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民始獲甦正當  
撫卹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  
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  
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則人必避之爲將者能以不  
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已亦蒙其福爾等從吾言  
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 是時兩河山東被兵之  
民携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枕藉宦者朴不  
花請市地收瘞之前後凡二十餘萬人



至正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陳友諒遣其黨王奉國  
寇信州江東廉訪使伯顏不花的斤自衢往援之時  
鎮南王子大聖奴屯兵城中開門出迎伯顏不花的  
斤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其後賊又來攻遂分兵  
爲三出城奮擊斬首數萬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  
植木柵攻城益急又遣使來說降伯顏不花的斤曰  
汝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乃數其罪而斬之  
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  
紙括靴底掘鼠羅省殺老弱以食伯顏不花的斤屢  
出兵破賊王奉國遂穴地梯城晝夜攻之不息踰旬

城遂陷伯顏不花的斤與大聖奴及部將海魯丁蔡  
誠蔣廣皆戰死初伯顏不花的斤之赴援也入白其  
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即  
何憾因命子也先不花奉其母間道入閩以江東廉  
訪司印送行臺乃提兵向信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  
女也 詔勃羅帖睦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  
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  
勃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帖睦爾遣陳秉  
直分兵駐榆次招撫之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三  
月癸巳朔陳友諒遣兵由信州畧衢州復遣兵陷襄



元資通鑑 卷六十三  
陽路 辛丑京城北兵馬司指揮周哈刺反與林智等謀叛

大明太祖遣使往慶元招諭方國珍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是月遂遣使奉書幣以溫台慶元三郡同獻且以其次子關為質

太祖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變而為交質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誠信來歸便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為哉乃厚賜關而遣之國珍既又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太祖曰吾方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才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玩非所好也悉以却之 甲子趙均用殺毛貴 帝以天下多故却天壽節朝賀詔群臣曰朕方今敬天地法祖宗以自脩省初度之日群臣毋賀壬申皇太子復率群臣固請帝曰為朕缺於脩省以致萬民塗炭公復朝賀燕集是重朕之不德當俟天下安寧行之未晚卿等其毋復言 初察罕帖木兒圖復汴梁乃大發秦晉軍諸路並進期會汴城



下首奪真外城遂環城而壘累誘賊出戰輒以計敗之賊懼不復敢出至是謀知城中計窮食盡乃督諸將分門而攻至夜將士鼓勇登城斬關而入戊寅遂拔其城俘獲數萬劉福通復以其僞主小明王韓林兒走據安豐捷聞詔以察罕帖木兒爲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陝西御史臺中丞中原既亂江南海運久不通京師屢苦饑至是因河南始平遣兵部尚書伯顏帖睦爾戶部尚書曹履亨以御酒龍衣賜張士誠徵海運糧伯顏帖睦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旣而士誠萬石至京師

慮國珍載粟不入于京國珍又恐士誠掣其舟乘虛襲已互相猜疑伯顏帖睦爾往來開諭乃運粟十一萬石至京師  
大明太祖克婺州置分中書省召儒士許元葉瓚王胡翰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孳童冀吳履張啓敬孫履皆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十一月癸卯既克處州又有薦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及宋濂者即遣使以書幣徵之至建康比入見甚喜賜坐從容論經史及咨以時事深見尊寵旣而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時朱文忠守金



華復薦王禕王天錫至皆用之 先是竒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后又召太平至宮中舉酒申前意太平依違而已是時太子欲盡逐帝左右令御史劾帝親暱御史中丞禿魯帖睦爾未及奏而所令御史被遷爲他官太子疑太平子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之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太子之志未得逞至是月太子以左丞成遵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杖殺之 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都之陳友諒忌其來不利於已不從是年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伏兵於城西俟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以江州爲都居之遂自稱漢王立王府置官屬事權一歸友諒壽輝惟擁虛位而已

至正二十年春正月壬子以危素參知政事 丙辰五色雲見移時 紐的該爲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人曰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可嘆也遂卒 壬子以搠思監爲右丞相帝久厭政宦者朴不花用事爲奸利搠思監因與結構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二



人之罪居多 夏五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陳友諒  
率舟師犯太平挾其僞主徐壽輝以行及太平既陷  
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佯使人詣壽輝前白事令  
壯士持鐵槌自後擊之碎其首壽輝死友諒遂以采  
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仍以鄒  
普勝爲太師張必先爲丞相群下立江岸草次行禮  
值大雨至畧無儀節既而復還江州 初山西晉冀  
之地皆察罕帖木兒所平定而勃羅帖睦爾駐大同  
因欲并據晉冀遂相讐隙詔命勃羅帖睦爾守石嶺  
關以北察罕帖木兒守關以南至是勃羅帖睦爾復

調兵自石嶺關直抵晉冀圍其城三日退屯交城察  
罕帖木兒調兵拒戰九月乙卯朔遣叅知政事也先  
不花諭令脫脫睦爾奴三人講和遂各退守關南  
北尋有旨以冀寧界勃羅帖睦爾而察罕帖木兒以  
爲用兵數年藉晉冀以致盛強乃不奉詔託言用師  
汴梁尋渡河屯澤潞拒之調延安軍交戰於東勝州  
再遣部將八不沙援之八不沙曰彼軍奉詔而來我  
何敢抗察罕怒殺之初三人受詔往解二家之兵不  
前進山南道廉訪僉事張禎上疏劾之言其苟懷自  
安之計無憂國之忠朝廷將使二家釋憾協心討賊



此國家大計宜風馳電走乃迂回退懼枉道延安以西繞曲數千里使兩家日夜仇殺黎庶肝膽塗地實此三人所致宜急誅之不報禎嘆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即辭去居河中安邑山谷間有訪之者不復言時事但對之流涕而已 四方兵起朝廷屢詔宗主以北兵南討是年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太宗子滅里大王七世孫也知國事不可爲乘間擁兵數十萬屯于木兒古徹兀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大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爲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爲則爲之遂命知樞密

院事禿堅帖木兒將兵擊之軍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至正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赦天下 己丑察罕帖木兒駐兵霍州攻勃羅帖木兒朝廷復遣使諭二人令罷兵還鎮勃羅帖木兒遂罷兵還 夏四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以張良弼爲陝西行省叅知政事時勃羅帖木兒旣罷兵還遂遣良弼引兵出南山義谷駐藍田受節制於察罕帖木兒良弼又陰結平章定任聽丞相帖里帖木兒調遣營於鹿臺察罕啣之察罕帖木兒遣其子副詹事擴廓帖木兒貢糧至京師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 五月癸丑明王



珍陷嘉定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 先是陳友諒引兵犯金陵敗潰奔還尋遣其將張定邊陷安慶府大明太祖乃下令諸將曰陳友諒賊殺其主僭稱大號侵我太平犯我建康今又以兵陷我安慶府觀其所爲不滅不已爾等其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爲壯今我直而彼曲焉有不克劉基曰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遂督諸帥率舟師乘風溯流而上遂克安慶長驅向江州分舟師爲兩翼夾擊友諒大破之癸卯取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既而友諒僞相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 先是

察罕帖木兒既定河南乃分兵鎮關陝荆襄河洛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日訓練士卒務農積穀謀大舉以復山東至是月謀知山東盜自相攻殺而田豐亦降於賊乃大會諸將期分兵五道水陸並進而自率鐵騎渡孟津踰鞏懷而東復冠州東昌遣其子擴廓帖木兒直擣東平以田豐據山東久軍民服之乃爲書招之豐及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寧時敵兵皆聚於濟南察罕帖木兒乃分奇兵間道出敵後南畧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丘中循瀕海郡邑自將大軍進逼濟南 初阿魯輝兵逼上都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  
太子言於帝令以太平爲留守實欲置之死地九月  
戊午阿魯輝部將脫驪者太平子也先忽都故將也  
引兵縛阿魯輝至軍前太平不受送闕下誅之太平  
終不以爲已功 壬戌明王珍破東川郡縣李思齊  
以兵擊之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三終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

元紀十二

起至正壬寅盡至正丁未凡六年

順皇帝四

至正二十二年春正月戊申朔太白犯建星 先是  
察罕帖木兒李思齊遣兵攻張良弼詔旣和解之恐  
其終不和甲寅乃命思齊擊四川良弼擊襄漢以分  
其勢尋申諭二將各以兵自效未幾思齊復遣兵攻  
良弼至於武功良弼伏兵大破之 甲寅明王珍陷  
雲南省治屯金馬山陝西叅知政事車力帖木兒等  
擊敗之擒明王珍弟明二初明王珍聞陳友諒弒徐



壽輝謀欲討之整兵守夔關不與相通復立廟以祀壽輝辛未遂自稱隴蜀王于成都分兵克龍州犯興元鞏昌諸路是月張士誠海運糧一十三萬至京師初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移兵圍之大治攻具諸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復與王士誠陰謀刺殺察罕帖木兒叛入城初豐來降察罕帖木兒推城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戊子豐乃僞請行營衆以爲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豐營遂爲士誠所刺先是有白氣如索起危宿貫太微垣

太史奏山東當大水帝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難訃聞帝震悼朝廷公卿及京師四方之人不問男女老幼無不慟哭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命其子擴廓帖木兒爲平章政事兼知山東河南行樞密院事代總其兵復圍益都擴廓帖木兒本察罕之甥幼養以爲子也九月癸卯朔劉福通以兵援田豐至火星埠擴廓帖木兒遣關保邀擊大破之擴廓帖木兒旣領兵討賊誓必復讐而賊城守益固乃穴地通道以入十一月乙巳拔其城執賊首陳柔等二百餘



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遂遣兵取莒州山東悉平 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以詔天下二曰罷造作以快人心三曰御經筵以講聖學四曰延老成以詢治道五曰去姑息以振乾綱六曰開言路以求得失七曰明賞罰以勵百司八曰公選舉以息奔競九曰察近倖以杜奸弊十曰嚴宿衛以備非常十一曰省佛事以節浮費十二曰絕濫賞以足國用十三曰罷各宮屯種俾有司經理十四曰減常歲計置爲諸宮用度十五曰招集散亡以實八衛之兵十

六曰廣給牛具以備屯田之用十七曰獎勵守令以勸農務本十八曰開誠布公以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故事分道進取 初皇后竒氏宗族在高麗者恃寵驕橫爲國王伯顏帖木兒所殺帝聽后之讒遂廢伯顏帖木兒而議立其昆弟在京師者塔思帖木兒爲王以竒族子三寶奴爲相國人上書言舊王不當廢新王不當立帝不聽乃以將作同知崔帖木兒爲丞相率兵萬人送之國至鴨綠江高麗伏兵四起崔帖木兒大敗僅餘十七騎走歸京師



元史通鑑 卷之六十四  
至正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明王瑄稱皇帝于成都建國號曰大夏改元天統 張士誠將呂珍入安豐殺劉福通等據其城

太祖聞之率徐達常遇春往擊之珍大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助珍又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太祖乃還命遇春等移師圍廬州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立廣西行中書省以廉訪使也兒吉尼爲平章政事時南方郡縣多陷沒惟也兒吉尼獨保廣西者十五年 夏四月戊申陝西行省右丞答失鐵木兒與行臺省有隙恐陝爲擴廓所據陰通于

勃羅請竹貞入城劫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兒印復拘留之擴廓遣部將貊高合李思齊兵攻之貞遂降初陳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其氣甚盛兵載竹盾禦矢石攻城城且壞

大明守將朱文正趙德勝鄧愈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城壞復完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已而德勝中流矢死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遣使赴建康告急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次湖口自友諒圍



洪都至是凡八旬有五。日聞援兵至，即解圍東出。與皇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秋八月戊子，分師爲十有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前軍，軍威大振。明日，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燔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皆焚死。辛卯，復聯舟大戰。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友諒奪氣，其將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爲皇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不敢戰。是夕，舟渡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是月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將奔還武昌。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

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其平章陳瑄以下悉以樓船軍馬來降。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其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旣而太祖進兵圍之。先是張士誠雖請降授官，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楊完者，欲圖之。而達識帖睦爾亦厭完者驕肆不可制，乃陰與定計舉兵圍之。完者及其弟伯顏皆自殺。士誠遂遣兵據杭州。朝廷因用其弟士信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識帖睦爾徒擁虛名而已。至是秋



元集通鑑 卷之二十四 五  
九月士誠乃令其部屬自頌功德求王爵達識帖睦  
邇恐逆其意爲所害乃爲請于朝至再三不報士誠  
遂自立爲吳王即平江治宮室立官屬帝遣戶部侍  
郎博羅帖木兒徵糧于士誠士誠不與東南海運遂  
止於是歲 孛羅帖木兒自察罕帖木兒旣死之後  
復數以兵爭晉冀朝廷雖屢詔解之而讐隙日深至  
是復遣兵攻冀寧至石嶺關擴廓大破之擒其將烏  
馬兒殷興祖軍遂不振 初帝欲以伯撒里爲相辭  
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任臣非得太平同事  
不可特太平辭歸奉元於是密旨令伯撒里留之太

平至沙井聞命宿留皇太子惡之令御史大夫普化  
劾其違命詔拘收所授宣命搠思監因誣奏之十一  
月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 壬申御史  
臺臣言故丞相脫脫有大臣之體向在中書政務脩  
舉深懼滿盈自求引退加封鄭王固辭不受再秉鈞  
軸克濟艱危總兵進征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  
言構難奉詔謝兵就貶以沒雖已蒙錄用其子還所  
籍田宅更乞憫其勲還其宣命從之 時宦者朴不  
花橐驪內侍太子外結搠思監驕恣不法御史傅公  
讓劾之忤太子意坐左遷治書御史陳祖仁乃上疏



太子言天下者祖宗之天下臺諫者祖宗之所建立顧以二豎之微而於天下之重臺諫之言一切不恤獨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職在撫軍監國問安視膳而已予奪賞罰之權自有君父方今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諭祖仁以臺驪等初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爲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也祖仁乃復上疏言殿下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獨殿下未知耳於

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帝又令老的沙諭旨祖仁復上書言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藥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之所致也區區二豎猶不能除况於大者乎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爲名成其奸計使海內皆知陛下信賞必罰自二人始則將士亦必效力天下可全書奏帝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當斥於是出祖仁爲其肅叅知政事臺臣自御史大夫老的沙而下皆坐左遷老的沙遂與知樞密院事禿堅帖木兒逃于勃羅帖木兒軍中



至正二十四年春正月

大明李善長徐達等以

太祖皇帝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不允乃於是月朔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以李善長爲右相國徐達爲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爲平章政事汪廣洋爲右司郎中張昶爲左司都事諭達等曰卿等爲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當鑒其失宜協心爲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

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爲先務爾等爲吾輔相當守此道毋謹於始而忽於終

太祖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視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旣而遣其降將羅復仁入城諭陳理使降理遂與其太尉張定邊等詣軍門請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自取城中民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縣相繼皆降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鏤金床進

太祖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



三侍臣曰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  
太祖曰既富豈可驕既貴豈可侈有驕侈之心雖富  
貴豈能保乎即命毀之

太祖既平陳理句容儒士戎簡入見語及陳氏之事  
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于九江其衆既潰何不乘勝  
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

太祖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乎况事  
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蹶  
之兵法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  
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

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  
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  
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與諸將論用兵  
方畧因論之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  
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  
日戎簡所言我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  
下流而以全師蹙之武昌賊衆可以全獲軍中皆以  
爲竒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  
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  
初搆思監狗太  
子旨誣老的沙及太子宣政院使也老忽都等不軌



收其黨鍛鍊成獄連逮不已帝知其無辜又以老的  
沙其母舅數諭太子寢其事太子不從搠思監朴不  
花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也先忽都等皆貶死又秃  
堅帖木兒先與中書右丞也先不花有隙也先不花  
因譖其詆毀朝政而孛羅素與秃堅友善且知其誣  
遣人白其非罪太子怒孛羅跋扈交通秃堅不花匿  
老的沙等同謀下詔削孛羅官爵而奪其兵孛羅拒  
命遂詔擴廓帖木兒討之孛羅知詔令坐遣皆搠思  
監所爲非出帝意夏四月乙未遂命秃堅帖木兒舉  
兵向闕壬寅入居庸關知樞密院事也速詹事不蘭

奚迎戰不利甲辰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古北口東走  
興松乙巳秃堅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  
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達國師即其軍問故以必  
得搠思監朴不花爲對詔慰解之不聽丁未乃執二  
人畀之遂復孛羅官爵加太保仍守禦大同庚戌秃  
堅兵自建德門入覲帝于延春閣慟哭請罪帝宴賚  
之授平章政事乃引軍還大同 太子奔至路兒嶺  
詔追及之還宮恚怒不已遂命擴廓帖木兒調兵分  
道以討孛羅其東道以白鎖住領兵二萬守禦京師  
中道以貊高竹真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



合擊之關保等進逼大同孛羅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禿堅老的沙復大舉向闕丙戌前鋒入居庸關太子親禦于清河軍潰馳還白鎖住引兵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戊子孛羅兵駐建德門外與老的沙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泣帝亦泣孛羅欲追襲太子老的沙止之孛羅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擴廓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帝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爲之庚寅遂以孛羅爲左相尋進右丞相節制天下軍馬老的沙爲平章政事禿堅帖木兒爲

御史大夫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孛羅既專國遂誅狎臣禿魯帖木兒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宦寺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使至太原拘留不報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時江浙右丞答蘭帖木兒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張士誠受其金帛數媒孽達識帖木兒之短於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人面數達識帖木兒過失勒其自陳老病去職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乙卯士信自爲丞相士誠又諷行臺爲之請實授王爵御史大夫普化帖木兒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



其臺印普化帖木兒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楹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識帖木兒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爲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初普化爲福建平章境內皆爲諸豪所據不能有所施設及遷南臺又逼於士誠而死然論者以其死較達識爲差勝云

大明太祖兵取中興及歸峽衡潭等路

至正二十五年春正月癸亥封李思齊爲許國公

時太子在外日夜謀除內難至三月庚申乃大發諸路兵分三道而進自率擴廓帖木兒兵由中道丙寅孛羅帖木兒怒遂出二皇后竒氏幽于諸色總管府旣又逼后還宮取印章僞爲后書召太子復出而幽之乃遣秃堅帖木兒率衆攻上都之附太子者調也速南禦擴廓帖木兒兵也速次良卿不進而謀之於衆皆以爲孛羅悖逆中外同憤遂勒兵歸永平遣人西連擴廓東連遼陽諸王軍聲大振孛羅患之遣驍將姚伯顏不花統兵出拒于通州河溢營虹橋以待也速出其不意襲而破之擒斬姚伯顏孛羅大怒自將



元資通鑑卷之十四  
出通州三日大雨而還初擴廓帖木兒將輔皇太子入討孛羅帖木兒遣使傳皇太子旨賜前僉山南道肅政廉訪事張禎以上尊且訪以時事禎復書曰今燕趙齊魯之境大河內外長淮南北悉爲丘墟關陝之區所存無幾江左日思荐食上國襄漢荆楚川蜀淫名僭號幸我有變利我多虞閣下國之右族三世二王得不思庶藺之於趙寇賈之於漢乎京師一殘假有不逞之徒崛起草澤借名義尊君父倡其說於天下閣下將何以處之守京師者能聚不能散禦外侮者能進不能退紛紛藉藉神分志奪國家之事能

不爲閣下憂乎志曰不備不虞不可以爲師僕之眷眷爲言者獻忠之道也然爲言大要有三保君父一也扶社稷二也衛生靈三也請以近似者陳其一二衛出公據國至於不父其父趙有沙丘之變其臣成允平之不可謂無功而後至於不君其君唐肅宗流播之中怵於邪謀遂成靈武之篡千載之下雖有智辯百出不能爲雪嗚呼是豈可以不鑒之乎然吾聞之天之所廢不驟也驟其得志肆其寵樂使忘其覺悟之心非安之也厚其毒而降之罰也天遂其欲民厭其汰而鬼神弗福也其能久乎閣下覽觀焉謀出



於萬全則善矣詢之輿議急則其變不測徐則其釁必起通其往來之使達其上下之情得其情則得其策矣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今九重在上者如寄青宮在下者如寄生民之憂國家之憂也可不深思而熟計之哉擴廓帖木兒深納其說 乙巳皇后奇氏自幽所還宮時后數納美女于孛羅在幽所百日始還 孛羅先嘗以疑殺其將保安既又失姚伯顏鬱鬱不樂乃日與老的沙等飲宴荒淫無度又酗酒殺人喜怒不測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那海伯

達兒等謀刺之乙酉禿堅帖木兒遣使來告攻上都之捷孛羅入奏行至延春閣下伯達兒自衆中奮出斬之中其腦死老的沙趨出擁孛羅家屬北遁詔民間盡殺其部黨既而老的沙被執伏誅禿堅引輕兵走入兒思之地尋亦討斬之時遇變城門不開者三日竹貞額高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大掠於都市 丙戌遣使函孛羅帖木兒首往冀寧召皇太子還京師太赦天下 丁未皇后弘吉刺氏崩后性節儉不妬忌動以禮法自持第二皇后奇氏素有寵居興聖西宮帝稀幸東內左右以爲言后無



幾微怨望意嘗從帝時巡上京次中道帝遣內官傳  
旨欲臨幸后辭曰暮夜非至尊往來之時內官往復  
再三一拒不納帝益賢之居坤德殿終日端坐未嘗  
妄踰戶闕崩年四十二後奇氏見其所遺衣服笑曰正  
宮皇后何至服此等衣耶其朴素如此踰月皇太子  
歸哭之甚哀 時伯撒里以累朝舊臣橫廓帖木兒  
後生晚進與之並相居兩月即請南還視師是時中  
原無事而江淮川蜀皆已陷沒皇太子累請躬出督  
師征討帝難之辛未乃詔封橫廓帖木兒爲河南王  
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晉冀山東諸道并迤南一  
應軍馬凡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而行橫廓帖木兒於  
是分省自隨官屬之盛幾與朝廷等尋還河南欲廬  
墓以終喪左右咸以爲受命出師不可中止乃復北  
渡居懷慶又移居彰德

至正二十六年春正月以沙藍答里爲左丞相 初  
李思齊與察罕帖木兒同起義兵齒位相等及是擴  
廓總其兵思齊不能平而張良弼遂首拒命孔興脫  
烈伯等亦皆恃功懷異請別立一軍莫肯統屬釁隙  
遂成甲午擴廓遣關保虎林赤以兵西攻良弼于鹿  
臺思齊與脫烈伯孔興等皆與良弼合擴廓遣關保



等合兵渡河且約思齊以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  
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鮮之時  
禮部侍郎蒲尚賓吏部侍郎掩篤刺哈持詔諭思齊  
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事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  
翔一年始還京師 監察御史王倫普建言八事一  
曰用賢二曰申嚴宿衛三曰保全臣子四曰八衛屯  
田五曰禁止奏請六曰培養人才七曰罪人不孥八  
曰重惜名爵帝嘉納之 夏主明玉珍殂自建號至  
是凡五年子昇嗣始十歲改元開熙毋彭氏同聽政  
大明太祖兵取淮安及濠泗徐宿穎安豐諸州皆下之

太祖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  
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  
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  
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  
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  
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丙寅皇  
后肅良台氏生日百官進箋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  
等曰自世祖以來正宮皇后壽日未嘗進箋近年雖  
行不合典故却之 秋七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冬



十月甲子橫廓帖木兒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等駐兵濟南以控制山東

大明太祖遣徐達常遇春率兵二十萬以擊張士誠先薄湖州敗其將尹義石清擒之遂圍其城塞溝港以絕糧道士誠知勢急乃引兵來援達等與之戰于阜林虜其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以降將呂珍等徇于城下城中大震十一月甲申其左丞張天騏遂率衆降時朱文忠以兵攻杭州及紹興華雲龍攻嘉興皆下之十一月僞宋主韓林兒殂于建康

太祖立宗廟社稷時群臣皆言新城旣建宮闕制度亦宜早定

太祖以國之所重莫先宗廟社稷遂定議以明年爲吳元年命有司立廟社建宮室典營繕者以宮室圖進見其有雕琢竒麗者即去之謂中書省臣曰昔堯之時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爲首後世競爲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亂由是起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宮室但取完固而已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旣而新殿成制皆朴素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爲鑒戒者書于殿壁又命侍臣



元資治通鑑 卷之九十四 十七  
書大學衍義於兩廡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時有言瑞州出文石可以甃地者

太祖曰汝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但構爲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慙而退尋命協律郎令謙考正宗廟雅樂音律及鐘磬等器既又定樂舞之制文武生各六十四人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同會于含元殿共推思齊爲盟主同拒櫜廓帖木兒

大明太祖令有司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庶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月復下令曰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兼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獨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考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筭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謀畧次



之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  
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  
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李  
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等守黃連寨關保虎林赤  
商嵩竹貞引兵拔其寨郭謙走會貊高等爲變關保  
虎林赤夜遁李思齊遂解而西 六月丙午朔日有  
食之晝晦 丁丑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  
光燄爍人宮人震懾仆地 秋七月李思齊遣許國  
佐薛穆飛會張良弼脫列伯兵屯華陰又遣鄭應祥  
守陝西而自還鳳翔 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援唐

肅宗靈武故事自立擴廓不從及還京奇后使人諭  
擴廓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禪位擴廓逆知其意  
未至京師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累  
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脫因帖木兒及貊高往山東  
而與張良弼構兵不已詔下和解之擴廓帖木兒戕  
殺使臣而拔扈之迹漸張朝廷因疑之八月丙午詔  
皇太子總制天下軍馬詔曰元良重任職在撫軍稽  
古徵今卓有成憲曩者障塞決河本以拯民昏墊豈  
期妖盜訛言簧鼓愚頑塗炭郡邑殆遍海內茲逾一  
紀故察罕帖木兒仗義興師獻功敵愾汎掃汴洛克



平青齊爲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擴廓帖木兒克繼先志用成駿功愛猷識理達臘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以國本至重詎可輕出遂授擴廓帖木兒總戎重寄畀以王爵俾代其行李思齊張良弼等各懷異見構兵不已以致盜賊愈盛深遺朕憂况全齊密邇輦轂倘失早計恐生異圖詢諸衆謀僉謂皇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聿遵舊典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悉總天下軍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與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擴廓帖木兒總領本部軍馬自潼關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總統本

部軍馬自鳳翔以西進取川蜀以少保禿魯爲陝西行省左丞相總本部及張良弼脫列伯孔興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部軍馬固守信地別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初太子旣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部將貊高關保等皆叛之庚戌貊高殺衛輝守禦官余仁輔彰德守禦官范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遂還彰德上䟽言人臣以事君爲本以盡忠爲心以愛民爲務今總兵官擴廓帖木兒歲與官軍讐殺臣等乃朝廷培養之人素知忠義焉能俛首聽命乞降明



元寶治通鑑 卷六十四 二十  
詔別選重臣以總大兵臣等敢不從命詔以擴廓帖  
木兒不遵君命宜黜其兵權就令貊高討之 壬子  
爲皇太子立大撫軍院秩從一品知院四員同知二  
員副使同僉各一員經歷都事各三員管勾一員專  
掌軍機內外諸王駙馬各處總兵統兵行省行院宣  
慰司一應軍情不許隔越徑行移大撫軍院 以右  
丞相完者帖木兒翰林承旨答爾麻平章政事完者  
帖木兒並知大撫軍院事 辛酉以完者帖木兒爲  
少師知樞密院事也速爲太保右丞相帖里帖木兒  
爲太尉左丞相知大撫軍院事 九月甲戌

大明太祖遣徐達常遇春兵圍平江辛巳克之遂執  
士誠及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等所部將校及外  
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  
等九人皆送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比至  
太祖欲全之而士誠自縊死乃以書遣使送神保等  
還元 乙酉我

大明兵取通州無錫州及台州温州慶元 冬十月  
甲辰朔貊高以兵入山西定孟州忻州下潞州遂攻  
真定詔也速自河間以兵會貊高取真定已而不克  
命也速還河間貊高還彰德 壬子詔罷擴廓帖木



元鑑通鑑 卷之二十四  
兒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弟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彛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額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赦天下

大明太祖既掃除郡雄撫有江南乃遣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北伐以定中原馳檄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

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後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泰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醜兄至於弟收兄妻子烝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爲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瀆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根本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爲如彼豈可爲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害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



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  
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  
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  
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  
立綱陳紀收濟斯民今一紀于茲未聞有濟世安民  
者徒使汝等戰戰兢兢於朝秦暮楚之地誠可矜閔  
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  
虜禽獸之名為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  
阻兵據險互相吞噬反為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  
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為衆所推率師渡江

居金陵形勝之地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  
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  
盡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中  
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成命罔敢自安  
方欲遣兵北逐羣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  
慮民人未知反為我讐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  
告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秋毫無犯歸我者永  
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  
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爾民其體之  
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



知禮義願爲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時徐達  
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北冬十一月壬午遂  
首取忻州守臣王信遁其父宣被執 初普顏不花  
爲江西行省郎中值斬黃賊徐壽輝來寇普顏不花  
戰守之功爲多後爲中書叅知政事詔與治書侍御  
史李谷鳳同經畧江南至建寧值陳友諒遣鄧克明  
來寇平章阿魯溫沙等皆夜遁谷鳳時分鎮廷平城  
陷亦遁普顏不花曰我承旨來此去將何之誓與此  
城同存亡耳命築各門甕城前後拒戰六十四日賊  
敗去明年召還授山東宣慰使守益都辛丑我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力戰城陷而平章保保出降  
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不能兩全忠孝幸有二弟  
當爲終養拜母而別趨官舍坐堂上主將素聞其賢  
召之再三不往旣而面縛之普顏不花曰我元朝進  
士官至極品事已至此何以生爲竟不屈而死其妻  
阿魯真赤抱其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皆隨溺焉總  
管胡濬知院張俊亦死之

太祖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時  
所行之事爲條格胥吏易爲奸弊自平武昌以來即  
議定律至是月臺諫請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



欲頒成法俾內外遵守令左丞相李善長參知政事  
楊憲傳璣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詳定律  
令諭之曰立法貴在簡當使人易曉若條緒繁多或  
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貪吏得以夤緣為奸則所  
以禁殘暴者反以賊善良非良法也卿等宜盡心參  
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庶幾  
可以為久遠之法又謂臺諫官劉基章溢周禎等曰  
紀綱法度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  
憲汝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度廢弛  
而民不得其安况或深文以為能奇察以為智若甯

成郅都周興來俊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  
不免若干公陰德子孫貴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既  
而太史院使劉基及其屬高翼以所定戊申律來上  
遂命頒行之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太祖兵取萊州及濟南東平路 方國珍之初降也  
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

太祖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乃累假貢獻覘我虛實  
為叛服計又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圖為掎  
角

太祖屢書責其懷姦挾詐陽降陰叛且徵其貢糧二



元史卷之四  
十三萬石國珍不報遂遣湯和等進攻温台慶元諭之曰汝等奉辭討罪毋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安輯乃副吾所願也比至國珍懼遂入海島復命廖永忠引兵自海道會和討之其部將多來降諸郡縣相繼皆下國珍惶惑失措是月乃遣子明完奉表乞降既而及其弟國珉親帥所部謁和于軍門和送國珍等于建康時延平建康福州興化漳泉皆爲陳友定所據湯和兵既克國珍遂由海道徑取福州復命朝廷瑞率安吉寧國等軍南取八閩俟八閩既定遂以師航海趨廣東楊璟率荆湖之師以取廣西

至正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以中書平章事不顏帖木兒爲御史大夫

大明既定山東徐達與常遇春會諸將於臨清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閏七月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詔准王帖木兒不花監國慶童爲左丞相同守京城夜半開建德門北奔八月庚申

大明兵入京城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完者等奉梓宮北葬謚曰惠宗

太祖以元主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



封其孫買的八刺爲崇禮侯○史臣曰自古國家其  
滅亡之道不一也曰女寵曰宦官曰權臣曰強藩此  
四者皆足以亡國而順帝蓋兼有之加以乾綱之旣  
弛智慮之旣荒其亡也宜哉○劉基曰冬寒之極必  
有陽春激湍之下必有深潭大亂之後必有大治理  
則然也元德旣衰九土糜沸鳴張狼顧之豪彌蒲山  
澤萬姓魚喁無所籲告天乃命我

大明皇帝肅將威武征伐不道於是拾宋掇秦掣趙  
拔燕不數載而天下遂歸一統者天命有在也

元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四終



